



回味年味

年事

◎苟美娟

村里人管过年叫年事。年事，一年就一次，打出生开始，一年一次，从不落下。岁月更替，年龄增长，光景变好，而我对年的期盼和希冀却从来没有变过。

确切地说，年是从腊八开始的。腊月初八的早上，家家厨房叮当作响，小巷里弥漫着阵阵香味。“啜啦”一声，滚烫的菜籽油浇在滤好的凉菜上，焦红的辣椒面儿也乐开了花，四散开来，香味扑鼻。这一刻，主妇的心一定是喜悦的。家里老小齐坐炕头，静待开饭。家里有老人的，会包很多的“雀儿头”，馅似饺子，形似家雀儿的头部。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这天伦之乐。

从腊月初九开始，村子里，几乎天天有婚事儿。今天，东家娶媳妇，明天，西家嫁女儿。不大的村落，如果一天同时有几个婚事儿，那注定是沸腾的一天。提前一周，本家人必须到场，安排婚礼事宜，从婚事主管到借还家什，一个也

不落下。能当主管的，一定是家族里的体面人，主事公道，家里人丁兴旺。其他人，根据年龄和能力，依次安排活计。从这天开始，家族里的人算是在过事这家人家里安营扎寨了，自家再不起烟火，早上来，晚上回，携儿带女，快乐地奔波着。男人支锅铲，搭棚，下面，捞面，端盘；女人洗菜，切菜，做臊子，帮厨，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们，聚在一起，玩着，跳着……

背阴处的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用典雅的白点缀着凋零的村落，给冬季一点色彩，白得纯洁，白得耀眼，白得光芒四射。阳面的墙根下，聚集着一簇簇的村里人，手抄在袖筒里，心不在焉地拉着家常。家里有子女回来的，早早起床，收拾屋子，去公路边翘首以待，自打接到子女的电话，好几天都没睡过一个囫圇觉，估计子女在那边还没坐上车，父母就在这头开始等了。看到

自家孩子从车上下来那一刻，禁不住热泪纵横。高了，胖了，嘴里说着责备的话语，双手小心翼翼地接行李，父母扛着行李在前面引路，子女昂首挺胸，兴冲冲地走过马路，像得胜归来的战士，在众目睽睽下，七绕八绕，走向自家屋里。一路上，姨呀、叔呀、伯呀、婶呀问候不停。熟悉的村落、熟悉的人情，让游子的心不自觉地舒坦、放松。吃碗母亲做的手擀面，坐在炕上翻摆着带回家的东西，给父亲的烟酒、给母亲的针头线脑、给邻家的糖果点心，每样东西都是精挑细选、深情满满，辛苦了一整年，似乎就为了这一刻的幸福时分。

我家对面，是一家做豆腐的，每到腊月，就日夜不停地忙活着，打水，泡豆子，打浆，熬浆，压豆腐，卖豆腐，一刻不闲地忙活着，空气中都是豆香的味道。我家斜对面，是一个磨坊，每天半夜，机器轰鸣在寂静的村落上空，给宁静的夜平

添了一份热闹。

清扫院落，抹玻璃，洗衣服，蒸馍，炸丸子，整个腊月，人就闲过。最盼望的就是炸丸子了，把馒头掰碎，搓成颗粒，把猪肉剁成肉馅，再和点葱花末，香菜末，粉面，用佐料搅拌均匀，用手滚成大拇指指结大小的圆球，放在滚烫的油锅里炸，心也跟着锅里的丸子七上八下，这个会不会散，那个会不会糊，另一个会不会火色太轻，丝毫不敢马虎。我家的厨房背阴，一到冬季就特别冷，捏丸子的手不停地打战，丸子也形状不一地配合着，好玩又好笑，但一想到是自己做的，就特别有成就感。热丸子一出锅，我就迫不及待地盛满一大碗，送给左邻右舍去尝尝，看着邻居喜滋滋地吃着自己捏的丸子，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到了大年三十早上贴对联，不管有多少扇门，统统要贴上鲜红的春联，整个院落里喜气洋洋。年终于开始了……

本报讯 1月10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第33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宁夏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的“阳光文库”原创文学丛书首发式盛大举行，我市著名诗人白麟的新诗集《白麟的诗》精彩亮相，堪称宝鸡乃至陕西诗坛的“迎春花”。

从小在太白乡村长大的白麟是三秦文坛颇具实力的诗人、词作家、文化策划撰稿人，1987年开始发表诗文，30多年来已出版《风中的独叶草》《慢下来》《眼里的海》《音画里的暗香》《在梦里飞翔》《附庸风雅——对话〈诗经〉》等诗歌集6部，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2014》《中国当代散文诗2016》《中国年度诗选2018》《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陕西文学六十年作品选·诗歌卷》等权威选本，曾获第22届全国鲁黎诗歌奖、陕西省第三届柳青文学奖、省“五个一工程”奖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工作诗创作委员会主任、陕西“百人”作家。

最新面世的《白麟的诗》分为“浮世绘”“望故乡”“踏歌行”“风雅颂”4辑，共收录150多首诗作，是白麟小诗10年创作的自选集，也是陕西诗歌创作的重要收获，其中三分之一还被我市朗诵艺术学会骨干艺术家朗诵，扫二维码就能听诗。“人民诗人”贺敬之先生为其题写书名。

本报记者 王卉

《白麟的诗》为宝鸡文苑迎春

靳晓峰新年讲述手机绘画



本报讯 在巴掌大的手机屏上画画是件新奇事吧？我市先锋画家靳晓峰其实已进行了多年艺术实践并取得不俗成就。1月5日下午，2020年新晓峰手机绘画艺术沙龙品鉴会在市区理想国独立书店举办，与会人员一起了解了他跨界多维的艺术人生。

现为陕西国画院特聘画家的靳晓峰，近年来手机绘画独成一家，画作相继在《陕西美术》、《美术报》、日本《财经周刊》等发表，一度成为《中国文艺家》杂志封面人物。这次品鉴会由市文化产业协会主办、理想国独立书店和西安奕盛品牌文化有限公司承办，诗书画友随其讲述一起进入他新奇且趣味的“未遇之境”。郑玉林、李广汉等文艺名家对其作品及创作方式也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读风诵月社员还在小提琴伴奏下朗读了诗人们为靳晓峰画作配的部分诗作。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年脚下的思念

◎傅增堂

此刻，我忙碌碌又来到了年的脚下，往事如潮水般涌来，儿时的记忆如此清晰。

我至今记得奶奶说的那首“口婆”：“房檐水，叮叮当，油饼馍，泡肉汤，吃着吃着发心慌，眼泪滴在石板上，石板开花赛海棠，海棠河里洗衣裳，洗完衣裳骑白马，骑白马，扛大枪，扛起大枪打老蒋，打完老蒋回家乡，先盖三间大瓦房，垒锅灶，盘热炕，炕上坐的是老娘，老娘老娘别心慌，儿子就是你家当，穷不怕，病不怕，就怕一辈子没念想……”我曾多次听这首“口婆”，每每听着就犯困，然后在奶奶的哼唱中睡熟、做梦。

熟睡中的梦就像故事，那一天也是如此。一觉醒来，奶奶仍在炕沿坐着，笑着问我梦见谁了，还说：“让你爷说媒娶会会当媳妇吧。”我听后准会大哭。

会会和我同村，长得丑，爱流鼻涕。有时候我吃饭慢，奶奶就说：“还不快吃，会会来啦，清鼻涕保不准会滴到你碗里。”奶奶这些做法吓人，也好笑。

我病着的那一天，奶奶又提会会，准是吓着我了。然后奶奶又开始哄我，背着我到院儿晒暖暖。

小时候我有时也问奶奶一些问题，我自认为这些问题是能难得住她的。我问奶奶，病为什么怕你？奶奶说，病怕爷爷。我又问，为什么？奶奶说，爷爷能识字断字。我还问，病不识字吗？奶奶说，病也识字。我又问，病识字为啥怕爷爷？奶奶说，爷爷识字不敢惹爷爷，病就爱缠着不识字的人。

小时候不爱去学校上课的我，也被奶奶的这些启蒙教育吓得不敢。

后来有一天，奶奶指着云彩问我像不像马，我点头称是，奶奶还说等我病好了她让我上天骑白马，我信了……

小时候奶奶祛病的事我记得最清，她想着法子教我成人的“偏方”我至今记得，她总爱拿病说事，她对我这个长孙的偏爱远远不止这些。

“房檐水，叮叮当，油饼馍泡肉汤……”五十多年了，奶奶那熟悉的声音，听着还是这么真切！

年的味道

◎赵亚红

新年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年的味道也愈加浓烈了。在街边免费为路人书写春联的人挥毫泼墨，纸上顿时粉墨生辉，一副副对联立等可取。人们捧着写好的对联笑逐颜开，就像是得了一件宝贝似的心满意足。

看到此番情景，不禁想起了我小时候过年的情景，那时可跟现在的感觉大不相同。儿时物质生活匮乏，平常的日子里都是粗茶淡饭。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好吃的。所谓的“好吃的”，无非就是一顿米饭和一大盆素菜，或者烙一些鸡蛋韭菜合子，就已经是一顿丰盛无比的美味了！因而，新年成了孩子们掐指企盼的好日子。终于盼来了新年，年三十的晚上，揣着爸妈给

的压岁钱，兴奋得怎么也睡不着，就盼望着早一点天亮。大年初一早上天还黑咕隆咚，我们就穿好了漂亮的新衣服，脚穿妈妈做的新鞋子，相约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去玩要。从东家串到西家，再从村南逛到村北，天也差不多就大亮了。大家约好再见的的时间，各自回家吃过大年初一的臊子面，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还时不时地炫耀一下自己的新衣服，心里那个美啊，别提有多开心啦！

这些熟悉的往事，在脑海深处历历在目。其实，物质上的贫困，并没有让我们丧失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乐观追求。清苦平淡的岁月，让我们懂得了感恩和珍惜；简单温馨的日子，让我们保持着一

种真实质朴的本性，这令人刻骨铭心的情思，每一次涌动，都会让我对当下的生活，盈满无尽的感激和知足。

现如今，人们对于年的到来，似乎已经不那么期待了。并不是年失去了其特有的魅力，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什么也不缺。新衣鞋帽换着穿，好酒好菜天天有，年日相比无两样，有年无节不稀缺。安逸富足的生活，让人们在尽享生活的今天，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即使逢年过节，也不过是一次放松身心的假期而已。对于过去那种年味十足的岁月，更多的是回味了。

我依然忘不了过去的艰苦岁月，在忆苦思甜的感叹声中，仍旧热情饱满地迎接新年的到来，不辞辛苦地筹备

着过年必需品。在我的内心深处，现在天天如过年的好日子，尽管在那个年代只是偶尔才有。可是，那时候的我，并不觉得生活有多么苦涩。反而是没有烦恼，人们爱惜每一粒来之不易的粮食，处处洋溢着欢乐，家家过着快乐平淡的日子……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日子也富裕了。尽管现在什么也不缺，但我们在乐享今朝的同时，依旧对过去的岁月难以忘怀。那些给予我们希冀的光阴，那些刻满童真的片段，永远值得我们去追忆和回想！

年，不仅是一个岁月的符号，它还应该是一种值得传承的优良传统，还应该是感召我们锐意进取、信心百倍地去开创美好生活的一股温暖动力！

遥远的年气

◎冯雪利

中国人对于年自古以来都有种深厚的情怀，年味糅合了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精气神和舌尖上美食的色香味，年夜饭更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一道总结上年寄予来年的大餐。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却越来越怀念儿时那次天喜地的年以及逝去的年味。

小时候，刚过完年没几天，意犹未尽的孩子们就开始期盼着下一次过年。无

忧的童年里，只要过年就有肉吃、有糖吃、有新衣服穿，更有能得到压岁钱的小小梦想。腊月二十八左右，集市上人头攒动，红灿灿的春联、琳琅满目的年货，此起彼伏响起的声声叫卖，迅速拉开了年货采购的序幕。孩子们跟着大人在闹市里拥拥挤挤，即使年糖还没吃到嘴里，但目之所及的五彩缤纷，早已赏心悦目地俘虏了那

雀跃不已的童心。

大年三十下午，作为孩子的我们最是满心欢喜的，吃腻了家里的饭菜，总指着去别人家吃点改样，更何况是年三十晚上，再不景气的家里也会东拼西凑精心烹制一桌子大菜。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围着桌子依次落座，大人们在春晚主持人慷慨激昂的播报声中推杯换盏，细

细品着餐桌上的酸甜麻辣，孩子们在糖果盒里翻找着自己心爱的糖果，偷偷地盘算着藏在兜里的压岁钱。

夜深了但并未静下来，屋里的饭桌上仍留存着酒醇肉香，长辈们仍然在谈论着来年的打算，孩子们戏耍雀跃，童年的年就这样来了，但我却永远地回不去了……

本报记者 王卉

